

不省油的丫头

□ 百合花开（河北石家庄，职员）

下班刚进门，母亲就说，闺女你赶紧找找，看看家里有没有墨水瓶？我说，找那个旧物件做什么？母亲说，小区的门口贴通知了，说晚上九点就停电了，我寻思着做一个“油灯”给你备着，应急。

说来也巧，我在一个闲置的箱子里，找到了墨水瓶，不过里面的墨水早已风干，只剩下皱巴巴的“墨水皮”了。母亲把瓶子清洗了，用抹布把里外擦拭干净，又在墨水瓶盖上钻了个孔，把捻好的棉条穿孔而过，放进注入食用油的墨水瓶里……

看着这个小小的闪着微弱光芒的“油灯”，我想起了小时候，在煤油灯下度过的岁月。

听母亲说，小时候的我是出了名的“夜猫子”，不到大半夜是不睡觉的。这倒还不算什么，要命的是灯一灭，我就开始哇哇大哭，吵得一家人都不能睡个安稳觉。

母亲说，只要看见灯亮着，我就会冲着她笑。那时的煤油1角5分钱一斤，平时一斤煤油都能用上三个月。自从我出生后，一斤煤油还用不了一个月，我也因此落了个绰号“不省油的丫头”。

在我八岁那年，村里通上了电，不过家里很少开灯，因为那时的电费是2毛2分钱一度。为了给我省出上学的学费，母亲还是坚持用煤油灯，只有家里来亲戚时，母亲才舍得开灯。

每当我在灯下读书写字时，母亲就会在旁边陪着我，有时在搓麻绳，有时在绣花。只要我不睡，母亲就在一边找活干，守着我。看我困了，母亲就会说“不省油的丫头”给咱家省省油，赶紧休息吧！我却执拗地坚持着，要做完最后一道题，背完最后一首诗。这时，母亲不再说什么，而是默默地起身，去给我准备吃食。



不一会儿，母亲就做好了一碗鸡蛋挂面汤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我看见母亲用筷子在香油罐里蘸一下，然后在我碗里涮涮，几滴香油便顺着筷子流下来，香气“嗖”地一下飞进鼻子里。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，迫不及待地母亲手中抢过碗。

可能是我比别人费的煤油多，也可能是我鸡蛋吃多了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，家里的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。每当有朋友到我家做客时，母亲都会自豪地说这都是我家那个“不省油的丫头”挣回来的。

直到我考上大学，走出那个小山村，留在省城结婚生子。母亲也辗转几次搬家，不少物件都送人或扔了，唯独保留着我当年用过的煤油灯。在母亲的心中，那不仅仅是一盏灯，更是我成长的标志物。



三代人的外语情结

□ 无碍闲人（上海，退休职员）

我孙子不到两周岁，见了苹果叫apple，看到乌龟说tortoise，却叫不出它们的中文名。如今的父母爱子心切，早教加外教，谁也不愿意让子女输在莫名其妙的“人生起跑线”上。但起步早就一定比别人跑得快？

我的儿子初中学绘画，后来考入美术学院，选修环境艺术专业。学绘画的人一般不重视外语，我儿子的英语成绩也很一般般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被新加坡一家公司聘去工作半年多，工作语言为英语，返沪后竟然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有一年去巴厘岛旅游，同一个旅游团几乎都是大学生，其中不乏英语专业的。但与外国人交涉的差事，大家却“谦让”给我儿子。因为他能用英语给餐饮店下菜单，叫一份外国人听得懂的“咖喱大龙虾”。这件

事，让我醒悟一个事实：大学四年的英语学习竟然抵不上在英语环境里生活半年。

我自己呢，当年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里指定我们学俄语，糊里糊涂地学习了六年俄语，成绩还算优秀，也给远方素不相识的娜达莎们写过“必死猫”（俄语“信”的发音）。随着中苏关系恶化，俄罗斯姑娘不理睬我们了。离开学校后，俄语便无“用武之地”。六年的俄语学习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为此，我很后悔白费这六年时光。

当年和我同样遭遇的学子有很多，几年的俄语学习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，平白无故地浪费了大好青春。别人可能会说，当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导致俄语人才学无所用，这属于不可抗力。但我发现，即便是现在，也有很多学了十几年外语的人，

一是开不了口，二是派不上用。

难道外国语不可或缺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外语只是语言交流的工具，狭义上不属于知识范畴。再者，教育不止是知识积累，一个人的思辨力、判断力、见识格局的养成，远比知识积累重要。

另外，学习外国语并不难。最佳学习方法是投身于外语环境。解放前，上海滩上有无数大字不识的劳工能说一口洋泾浜英语，他们进入学校学过英语吗？生存的本能迫使他们努力地学习英语并且敢于开口说英语。

“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”如今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外国人渴望从汉文化中汲取治国安邦的营养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放下对外语的“迷恋”，多花点力气把母语学得更好？